

# 齊白石一生傳奇

(本文插圖刊第3頁)

張萬熙(墨人)

## 即知天命也信天命

一代宗師，畫壇巨擘，齊白石生於前清同治二年癸亥(西元一八六三)十一月二十二日巳時。譜名純芝，後名璜，字渭清，又字蘭亭，號瀕生，別號寄園、白石山人、寄幻仙奴、寄萍堂主人、老萍、阿芝、木居士、老木一、三百石印翁、杏子塢老民、借山吟館主者、借山翁。卒於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十月十六日，享壽九十五歲。齊白石出身貧寒，幼年衣食不周，只讀半年私塾，便習為木匠，而其詩、書、畫、金石，無一不佳，終其生更以繪畫蜚聲國際。

像他這樣一位出身貧苦，未受正式教育而有輝煌成就的大畫家，實在出乎一般人的想像之外。我因為計畫寫一部以中國文化遭受西洋文明與共產主義雙重衝擊的長篇小說，想將他作為書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便開始研究他。幸好他的東床快婿易致政先生，女公子良憐女士，和我有二十多年的交誼，易先生與齊翁且係同鄉世交，對乃岳知之甚詳，與我又朝夕相處，二十多年如一日，平時茶飯之餘，常以齊翁為談助，對齊翁生平

我本已耳熟能詳，但為更深入了解，易先生又為我蒐集了齊翁全部資料及詩文供我參考。這都是第一手資料，他平日所談齊翁事故及個性等等，更為珍貴。

任何人在任何方面的成功，都不簡單，必須主觀條件與客觀環境密切配合，二者缺一不可。齊白石的成功，更非倖致，在他個人來講，固然盡了人事，但是盡了人事不一定就能成功成名，比齊白石聰明努力的人有的是，比他受過更好的教育，家庭環境也更好的人更多，即以當年在南京拜他為師的張道藩先生來講，張是留法習美術的，但以張在藝術上的成就而言，實難望齊翁項背，等而下之的更不必談。天下沒有一個人不希望自己富貴壽考、成功成名的，也沒有一個人立志失敗的，為什麼富貴壽考的人那麼少，而貧賤失敗的人又那麼多？這就非只盡人事所可解答的。人事之外，天命更不可不知。不知天命，則富貴驕人，貧賤尤人。齊白石除了自己努力之外，亦知天命，且信天命。中國文化之博大精深，生機勃勃，就在於他有統合天地人而為一的功能，惜乎中國文化精華已經喪失殆盡，所以當今之世，

盲人狂人多於達人，尤以喝過幾天洋水者為甚。比之張道藩先生，不可同日而語矣。

齊白石不但是一位大書畫家、詩人、金石家，也是一位達人。我們且看他寫的「胡冷戶臨陳師曾山水相贈題一絕句」的七絕詩：

堪笑同儕老苦勤，鼠鬚成塚世無聞。  
傳人自古由緣定，本事三分命七分。

世人常言「樂天知命」，這是本末顛倒，因果錯置。我謂「知命樂天」，不知命則杞人憂天，庸人自擾，何樂之有？現在我就根據齊白石的生平，略談他的藝事和命造，兩相印證，讀者便可知中國文化是否起於迷信？終於迷信？如若不然，我們應該切實反省，中國文化精華已經喪失殆盡，我們應不應該保留一線生機，為千秋萬世子孫着想？因為高明者早已嚙若寒蟬，被西化論者一棍打倒。後生如我，不惜親冒矢鏑，以此進言。事實俱在，不敢徒託空言。

## 詩畫大家不同凡響

我先述齊白石的藝事。

請先看「齊白石作品選集自序」：

「予少貧，爲牧童及木工。一飽無時，而酷好文藝，爲之八十餘年，今將百歲矣。作畫凡數千幅，詩數千首，治印亦千餘。國內外競言齊白石畫，予不知其究何所取也。印與詩則知者稍希，予不知知之者之爲真知否？不知者之有可知者否？將以問天下後世。然老且無力。吾兒良已衰，印老人自喜之作罕示人者，友人黎劭西先生並爲審訂，以待衆評。予之技止此，予之願亦止此。世欲真知齊白石者，其在斯！其在斯！請事斯！一九五六年湘潭齊璜白石時年九十有六。」

這裏有兩點必須說明，一是選集祇是他「自喜之作罕示人者」，不是他的全部作品。即以石印一項來說，據「白石印草自序之二」說：「余五十五歲後居京華，所刻之石，約三千餘方……」這是他七十一歲時寫的。他在二十歲以前就開始刻印，作品雖曾拓存，但丁巳鄉亂時，已成劫灰，僅保留序文。五十七歲至七十一歲這段時間已刻印三千多方，可見他刻印之多。再以詩來說，僅四十至五十歲十年間，即作詩一千二百餘首。他三十二歲在家鄉時即與黎松廣等七人結龍山詩社，他任社長。他一共活了九十五歲，詩作之多亦可想見。他的畫自然更多，他發備人工資都以畫計值。他自八歲開始習畫，八十多年中，畫了多少？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他是個職業畫家，以此爲生，而且精力過人，又十分勤奮，所謂「作畫凡數千幅」，當是一個很保守的數字。第二、他在選集自序裏說「時年九十六」，實爲九十四，因爲相信命運，有人算他七十五歲辰戌沖，

不利，他用瞞天過海手法，自七十五歲起加兩歲，其實這是自欺之法，與命運無補，以下再談。

他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藝術家，但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一位大畫家，詩、書、金石之名反爲畫名所掩。而他在選集自序裏，也不以畫爲重。他常說：「詩第一、書法第二、畫第三、篆印第四。」真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世人看法，未必真能中肯。我個人的拙見也認爲他的詩是自成一家，不同凡響。現在在他的許多詩作中選抄一些我特別喜愛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以供讀者欣賞：

### 贈東鄰子

偶扶清趣到蘿霞，溪水春晴罷浣紗。  
隔座遠茶閒問字，臨池奪筆笑塗鴉；  
誰刪翠袖閨中態，自寫朱顏鏡裏花。  
玉覽三十門下士，不聞多藝女侯芭。  
律詩中間兩聯對仗最關重要，乃詩心詩膽。此詩前聯寫女兒心態、動作，極爲傳神；後聯亦佳。全詩風流蘊藉，了無輕薄之意。

### 山桃女子自畫小像以爲未似戲題

二十年前我似君，二十年後君亦老。  
色相何須太認真，明年不似今年好。  
這首詩不僅題得十分貼切，也表現了他豁達的人生觀和極高的悟性。齊白石題畫的詩，不論是五言七言，或四言六言，乃至長短句，凡我所見的無一不佳，無一不恰到好處。

### 看雲

深山窮谷未相宜，生長清貧老亂離。  
欲化雲飛着何處？崑崙嶺近祝融池。  
這是一首以雲自況的詩，最後一句表現自己的身份，口氣雖大，但不失之於狂，難得在此。

### 昔感

蓮花峯下寫魚蟲，小技當年氣亦雄。  
昔日齊名思雪个，今時中國祇洋翁；  
妾思已付東流水，晚歲徒誇萬里筇。  
何物慙余終寂寞？法源寺裏夜深鐘。

這首詩是寫他的繪畫生涯。「昔日齊名思雪个，今時中國祇洋翁。」這時齊白石在北平成名，非復吳下阿蒙，所以他也相當自負。

### 門人爲小像友人以爲未似余目戲題絕句

身如朽木口加絨，兩字虛情一筆刪。  
笑倒此翁真是我，越無人識越安閒。

從這首詩可以看出齊白石的人生境界已更上層樓。「塵情」雖未必能刪（他是性情中人，逃情又是人生一大難事，他八九十歲時尚有夏「看護」隨侍左右，不廢人倫，「刪」何容易？）而盛名之累亦自所難免，因此他有「越無人識越安閒」之句，決非矯揉造作也。

### 唐規嚴還長沙，請傳語趙炎午

石榴子熟西風急，蔬菜根香秋雨涼。  
君返長沙逢老趙，為言白石苦思鄉。

當時趙恆惕災午是湖南炙手可熱人物。齊白石避亂北平，有家歸不得。此詩極富時代感，可作歷史看。

### 自嘲

何用高官為世豪，雕蟲垂老不辭勞。  
夜長鐫印忘遲睡，晨起臨池當早朝。  
嚙到齒搖非祿俸，力能自食匪民膏。  
昏眼未瞎手猶在，自笑長安作老饕。

這也是一首感懷言志的詩，表示他是一位自食其力，問心無愧的畫家，言外之意，自然清高。

### 春 藤

西風昨歲到圓亭，落葉階前一尺深。  
且喜天工能反覆，又吹春色上枯藤。

齊白石不僅蝦蟹絕佳，紫藤亦妙。這首題詩配他的畫，更是相得益彰，妙手得來，風雅無比。

### 畫獵人題句

雪風吹鬢獨徘徊，寒透狐裘凍不開。  
我勸此翁忘得失，泥爐杯酒可歸來。

我雖未看見這幅畫，但詩中有畫。妙在第三句作者現身說法，第四句更有無比的吸引力，我

也彷彿聞到酒香，感到爐暖。數九寒天，冰雪蓋地，任何獵人，都會被「泥爐杯酒」動搖。老人風趣，可見一斑。

### 題不倒翁

能供兒戲此翁乖，倒不須扶自起來。  
頭上齊眉紗帽黑，雖無肝膽有官階。

我曾看過他一幅不倒翁的畫，寥寥幾筆，十分傳神。題不倒翁的詩也讀過三首，但我最喜愛這一首。從他的不倒翁的畫和詩中，可以看出他的幽默和諷刺。抗戰時他畫的一幅螃蟹，題句「看汝橫行到幾時」，諷刺日本軍閥不着痕跡，但却招了紅衛兵之忌，幸好他已辭世，只鬥爭他的畫，鬥不着他的人，後來因為他的畫值錢，可以賺取外匯，也就不敢再鬥了。

### 與友人說往事

客裏欽州舊夢痕，南門河上雨絲絲。  
此生再過應無分，織手教儂剝荔枝。

（嘗有歌女剝荔枝肉外皮以啖余。）  
這首詩是寫齊白石在欽州作客時的一段韻事，他不諱言，益顯其純真可愛。

### 畫老來紅

四月清和始着報，輕鋤親手種蓬門。  
秋來顏色勝蓬草，未受春風一點恩。

齊白石不但畫有創意，題詩更獨出心裁。這首詩妙在最後兩句，畫龍點睛，真欲破壁飛去。

癸亥七月十九日聞家山大戰慨然  
題壁

又道湖軍上戰鞍，劫灰經慣漸心寬。  
料君一物難攜去，數疊青青屋後山。

癸亥年齊白石正好花甲一周，而湖南仍在戰亂中。這首詩與「唐規嚴選長沙請傳語趙炎午」那首詩都是敘事感懷的，前者是委婉的規勸，後者則是深沉的感歎與諷刺。

### 題山水畫

此間合是幽人住，花鳥蟲魚得共閒。  
七尺紙簾三文竹，一灣流水數重山。

齊白石的山水我所見的不多，偶然一見，亦非山高水長之作，筆法簡鍊，而妙趣橫生，這首詩中的山水，亦復如此。他的山水古樸淡雅，勝過層巒疊嶂。他另一首題山水的五言絕句，亦是絕妙好詩：

隱隱遠山低，荒煙接斷堤。  
無人來此境，明月過前溪。

### 漁家圖

江上青山樹萬株，江流分處老漁居。  
年年水添鷗鷺衆，盤裏無魚七載餘。

這首詩寫的不是漁家樂，而是漁家苦。他畫的鷗鷺也別具一格。

### 鳳仙花

雨後園林洗淡粧，淺紅輕碧近銀牆。  
此花已有神仙福，願在佳人指上香。

朱欄十二粉牆斜，芳徑紅衫半掩遮。  
曾見阿珊惆悵立，含情手折鳳仙花。

鳳仙花俗名指甲花，為婦女染指甲者，齊白石這兩首題鳳仙花的詩，都與仕女有關，後一首寫仕女動靜有致。

### 老屋

少不能詩孰使窮，門前一樹杏花風。  
怕窮立脚詩人外，猶是長安賣畫翁。

這首詩也向讀者提供了一個重要消息。齊白石自認爲詩第一，不爲無因，他之所以賣畫而以畫名，不以詩名，這同生活大有關係。詩不但不能救窮，也不能濟急，畫則可以解決生活問題。由於畫得好，而且畫得多，所以一般人只知道他的畫而不知道他的詩了。

### 畫蝦

塘裏無魚蝦自奇，也從荷葉戲東西。  
寫生我懶求形似，不厭聲名到老低。

齊白石的蝦所見最多，「寫生我懶求形似」的確是夫子自道，他的蝦神韻極佳，絕無匠氣，此爲「家」與「匠」之最大分野。

### 聞秋蟲

瀟湘久雨嫌春濕，燕地多晴偶再游。

道路四千寒暑異，蟲聲到耳一般愁。

這首詩前三句都是用對比手法，最後一句寫作者個人心態，統合兩地情景而吐出自己心聲，是一種極其自然的發展，無絲毫斧鑿痕，真是妙手天成。

### 雙鷗 會過九江所見

潯陽江外有池塘，風過菰菱水有香。  
羨汝閒閒鷗兩個，羽毛何必似鴛鴦。

這首詩是寫我的家鄉情景，第一句「潯陽江外有池塘」，實際上是城內有湖，此湖名甘棠湖，本地人多稱爲南門湖，爲當年周瑜練水師處。湖水澄清無比，入夏則滿湖菱葉，菱花開時自然「水有香」，水鷗乃至大雁，都會停落湖上。白居易的「琵琶行」，也是在我故鄉寫的。讀齊白石此詩，不止於文學欣賞，更動我鄉思。

吾畫不爲宗派拘束無心沽名自娛而已人欲罵之我未聽也。

這首詩表現了他自己的獨立的藝術觀，和充分的自信。畫家如此，作家何獨不然？不依傍他人，不標榜宗派，才是大家。

### 功力最深才氣縱橫

齊白石的詩作有好幾千首，因爲篇幅關係，我只引述二十四首，真是掛一漏萬。（更可惜的

是他的詩散失的也多。）看了他這二十四首詩，讀者也不難想見其功力之深，與才氣之縱橫。他說他的「詩第一」，決非自高身價。他說他的畫不拘宗派，其實詩亦不落前人窠臼，自成一派，這就是齊白石之所以爲齊白石也。

由於他的詩好，所以對聯也極佳。這自不在話下。

有些畫家歡喜自稱幾絕，齊白石並不如此，其實他的詩、書、畫、印，稱爲四絕，應當之無愧。他的文章不多，但篇篇都見性情，如「齊璣生平自述」就有這樣的話：

「一日，祖母正色曰：汝只管讀書寫字，生來時走錯了人家。諺云：三日風、四日語，那見文章鍋裏煮？明朝無米，吾兒奈何！」

這都是活的文學，不是死文學。

齊白石的畫名氣太大，因此詩名爲畫名所掩，十分可惜。不然，他當以詩名家。他的畫如何？照他自己的話說：「余二十歲後喜畫人物，將三十歲喜畫美人，三十後喜畫山水，四十後喜畫花鳥草蟲。」可見他是人物、山水、花鳥草蟲，無所不能。但他成名在四十以後，到北平賣畫又在五十以後，所以現在能看到的以花鳥魚蟲爲多。

### 胸有丘壑天趣自然

要了解齊白石的畫，要從他自己的藝術觀中去探求。他的繪畫不拘宗派，胸中自有丘壑，他的一些零星談畫的觀點，十分重要。中國畫家、詩人、作家不像外國同行歡喜發表大而無當的長

中外雜誌

篇大論，不但杜甫、李白沒有詩論行世，曹雪芹、吳敬梓又何嘗有小說創作論行世？畫家亦復如此，齊白石更非好發議論的人。中國的詩人、作家、畫家雖不大談理論，但他們往往能一語中的，句句都含真理。在近代中國大談理論指導別人寫作畫畫的那是另一行業，而與作家、畫家很少發生直接關係。齊白石雖然沒有受過理論訓練，却無礙於他成爲大詩人、大畫家，而他偶一談之，雖三言兩語，真理自在其中。他談畫更不如作畫之多，故錄引其語如後：

「畫中靜氣最難在骨法，骨法顯露則不靜，筆意躁動則不靜，余要脫盡縱橫習氣，無半點喧赫態，自有一種融和閒逸之處，浮動丘壑間，非可以躁心從事也。」

山水要無人人所想不到處，故章法位置總要靈氣往來，非前清名人苦心造作。

山水筆要巧拙互用，巧則靈變，拙則深古，合乎天。天之造物，自無輕佻瀟灑之病。

人但知墨中有氣韻，不知氣韻全在手中。畫有欲仿者，目之未見之物，不得形似；目之見過之物，而欲學前人者，無乃大蠢耳。

有謂余畫觀晉大士何以美麗而莊嚴，余曰：須知菩薩即吾心也。

四百年來畫山水者，余獨謂文宰、阿長，其餘雖有千崖萬壑，余嘗以匠家目之。時人不譽余畫，余亦不許時人，因山水難畫過前人，何必爲。時人以爲余不能畫山水，余喜之。

草野之狸，雲天之鵝，水邊雛鷄，其奈魚何。善寫意者，專言其神工，寫生者，只重其形。

要寫生而復寫意，寫意而復寫生，自能神形俱見，非偶然可得也。古人作畫，不似之似，天趣自然，因曰神品。作畫易，只得形似更易，欲得格局特別則難。

余之畫蝦已經數變：初只略似，一度畢真，再度色分深淡，此三變也。

畫家不要以能誦古人姓名多爲學識，善道今人短處爲己長。總而言之，要我行我道，下筆要有我法，雖不得人歡譽，亦可得人誹罵，自不凡庸。

余有友人常謂曰：吾欲畫菜，苦不得君畫之似，何也？余曰：通身無疏筍氣，但苦於欲似余，何能到。

畫鳥之神氣在於眼睛，是否生動在於嘴爪，至於形式、姿態、羽毛顏色比較是次要。

客論作畫法，工粗孰難？余曰筆墨重大，形神兼工，不易也。

學我者生，似我者死，胸中富丘壑，腕底有鬼神。」

從以上齊氏談畫語錄中，讀者更可以直接了解他的畫，比別人的評論當更中肯。

他治印的成就，我只引用一則他自己的話：「予之刻印，少時即刻意古人篆法，然後即追求刻字之解義，不爲摹、作、削三字所害，虛擲精神。人譽之一笑；人罵之，亦一笑。」

他認爲在他藝事中位居第二的書法，他很少談論，識者自識，我不敢置喙。

齊白石得天獨厚，一生專心藝事，所以他的成就大得多。但我還是用他自己的話作結論比較妥當：

「詩第一、書法第二、畫第三、篆印第四。」

談完了齊白石的藝事，再來看看他的命運。

### 一生的命運與八字

齊白石生於前清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巳時。四柱爲癸亥、甲子、乙丑、辛巳。大運爲癸亥、壬戌、辛酉、庚申、己未、戊午、丁巳、丙辰、乙卯、甲寅。有誤爲戌年或辰時者，均大錯。如爲壬戌年、庚辰時，則格局大不相同，四柱則爲壬戌、壬子、庚午、庚辰。如僅時辰爲辰時，則四柱爲癸亥、甲子、乙丑、庚辰。姑以時辰提早爲辰時而論，則爲時透官星，而官又與身合，那齊白石就一輩子與官場結不解之緣，再加上貴人又與日支合，那絕不會以賣畫終其身，性格也不同，財也不致破耗太多。尤其是行財官印運，更不相同。從他的年譜和四柱對照，亥年巳時若合符節，準確無比。

先說齊白石的性格。一般人常說一個人的成功、失敗、吉、凶、禍、福決定於性格，而無關乎命運。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是本末倒置，因果錯亂。所謂性格者，產生於四柱八字，四柱八字決定個人的性格，也決定個人的窮、通、壽、夭、吉凶、禍、福。這種因果關係，一般人不了解，知命者一望即知。什麼是科學？這就是科學的分析方法。所以當年協和醫院的

名醫，檢查汪公紀先君身體時，對他的先君說：「Absolutely nothing……」却想不到一個星期後，醫生言猶在耳，汪老先生却一病不起。但根據中國命學，幾十年前就有人替他算出來了。

這其間最大的差異，是西方文化沒有統合功能，只重視現象，而不知基因，所以西醫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外科不知內科，內科不管外科，而外科內科又分了再分，皮膚科是皮膚科，骨科是骨科，胸腔科是胸腔科，腸胃科是腸胃科，這是化整為零。中國文化却不然，因為中國文化能夠統合，所以中國命學家早幾十年就知道汪先生的先君有此一關。究竟誰科學？誰不科學？事實是最好的證明。

胡適先生生前最愛說的一句話是：「拿證據來！」這不就是最好的證據！可惜他已經作古了。如果他還健在，應該後悔當年的孟浪。

根據齊白石的四柱八字，我判斷他的性格是多疑，不相信別人；而且性格倔強，正直，自行其是；聰明、努力；老尚風流。何以聰明、多疑？因為他年透偏印，又坐正印，月時均坐偏印。何以倔強正直，自行其是？因為他身坐七殺，又時干透七殺，再加時坐傷官，因此還不大好相處。何以老尚風流？因為他身坐偏才，時坐沐浴，本來就有幾分風流，老年坐沐浴，是以到老不改風流。聰明的人不一定努力，齊白石是既聰明又努力，為什麼如此，因為他印多而又身坐華蓋。

齊白石的性格是否有事實為證？有。他的多疑，不相信別人，只要舉一些小事實為證，他油鹽柴米都自己經管分配，印盒更要加鎖，所有鑰匙

都串成一串網在腰上，至親子女都不相信。這不無疑是什麼？他的倔強、正直，可從抗戰時期他身在北平，閉門不出，不和日本人打交道看出來。他抵抗日本人的辦法是在大門上張貼：「白石老人心病復作，停止見客」及「白石不幸於前年死去矣，不復在世，欲求見者，請問閻王。」還加上「畫不賣與官家，竊恐不祥。」等等告白。

他的聰明努力，可從他拜蕭蕭學畫這件事看出來。他們兩家相距五十華里，齊白石前往請益，一日來回就是一百華里，雨雪天他穿木屐前往，長年行走，膚肉為裂，血染泥路，不以為苦。

這樣的苦學精神，別人能嗎？如果他是蠢材，能詩、書、畫、印都有大成嗎？一般人只知道其果，不知其因，其實這在四柱裏早就交代清楚了。

談到風流，他早在十二歲時就結了婚，只是幾年後才同房。早年在家鄉時選和「聚英旅館」的一位「春姑娘」有染，春姑娘母親去世時他還作了一副膾炙人口的輓聯：

世人何必重生男，有女事親，  
手上湯藥襟上淚！逆旅最難逢此母，  
登門作客，寒時爐火渴時茶。

這種輓聯豈是局外人所能寫出？

他到北平後，五十七歲時（己未年九月）又納胡寶珠女士作姪人，他比胡女士大四十歲。民國二十七年戊寅，這時他實際是七十六歲，名為七十八歲，他選生了第七個兒子良末，號蕪根，以他年近八十也。八十一歲時，胡氏病歿。八十

二歲他又請來夏文珠女士任「看護」。本來是請好了娶她的，因子女反對，乃改任「看護」，雖名為看護，實際同牀共被，不廢人倫，直到生命結束。一般或視齊為「老不羞」，但此為「命中註定」之事。要是換了別人，就是想「風流」也「風流」不起來。

## 五出五歸行半天下

齊白石的性格交代清楚了，再談談他的命運和事業。

如果依照子平論命的看法，齊白石的命不算好，也不是貴命。他劫財和七殺都重，又月坐偏印專位，時坐傷官。雖有貴人，但貴人坐病，所以他不是貴命。因為月坐偏印專位，屬星下雜技之流。在從前士大夫社會，是沒有什麼社會地位的。但是現在社會結構和形態都變了，做官不是讀書人的唯一出路，「官」也不一定最好的出路，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也自有其地位。齊白石之所以成為大畫家，以賣畫終其一生，而不入於星下雜技之流，因為他月坐貴人，而貴人又與日支合，而子丑合土，又成為他的財星，可惜劫財重，所以賣畫所得的錢固然是多，但花費的也不少，尤其是最後的劫財運，一生積蓄化為烏有，生命也因此運而告終。

他兩歲起行癸亥大運，這十年伏吟運，身體非常不好，時在病中。這可以從「齊璜生平自述」中得到印證：

「小時多病，病危時，祖母常禱於神祇，以頭叩地作聲，傷處墳起。」



十二歲至二十一歲行壬戌大運，壬爲印，印生身，十二至十六歲，身體轉健。所以十二歲開始習木工，又在這年結婚，只是沒有同房。十七歲至二十一歲行戌運，戌爲空亡墓庫，又是西方，所以也不是好運，「朝爲工、夜習畫。」而已。

二十二至三十一歲，十年七殺西方運，而且「乙」絕於「酉」，七殺攻身，又逢絕，辛苦自不待言。這是他的「苦學」階段。

三十二至四十一歲行庚申運，庚爲官，申爲貴人，氣勢便不相同。所以三十二歲甲午這年，「借五閩山僧寺爲詩社，社友王仲言輩凡七人，謂爲七子，推瑣爲龍山社長。黎松安、薇莎、雨民爲詩友。識張仲鷗，得見王湘綺，拜爲弟子」（齊白石年譜）一到庚運，他就初露頭角，「貴」爲「社長」，不過沒有正式拜王湘綺，但也可以說是「風雲聚會」，這都是官運的作用。十七至二十一歲行申運，申爲貴人，又與時支相合，所以三十七歲已亥年他便正式拜王湘綺爲師。王湘綺名動公卿，的確是他的貴人，對他一生的幫助不小。三十八歲庚子年，庚爲官，子爲貴人，天干地支都好，所以這一年他應約畫南嶽七十二峯圖，得酬二百四十金，「始佃蓮花峯下百梅祠屋居焉」。本來他一貧如洗，身無長物，這時才算居有屋，名爲「借山吟館」。四十歲壬寅，時正天寒，忽得友人夏午詒、郭保生來電報，聘之長安爲畫師。風雪過灊橋，詠樊樊山。真是一路貴人。

四十一歲癸卯，從西安到北京，還湘。夏午詒替他捐個縣丞，他不幹，樊樊山想介紹他教慈禧

的畫，他也不幹，而帶了他們兩人給的錢回家。這五年大運流年都好，貴人得力名成利就，非復吳下阿蒙矣。

四十二至五十一歲行己未運，一路偏才，丑未又沖，自身必動，而且動中帶財。四十二歲甲辰年，遊南昌、廬山。四十三歲乙巳年，遊廣西。四十四歲丙午年，遊廣東，冬還家，置田地建房屋於茶恩寺茹家沖。種果木，繞屋三百株。從此成爲小康之家了。四十五歲丁未年，到廣東欽洲。有豔遇。（見「與友人談往事詩」）身坐偏才，又行偏才運，風流韻事，自所難免。以我判斷，己未十年偏才運中，韻事當不止此也。四十六歲戊申年，仍遊廣東。四十七歲己酉年，自上海歸湘潭。至此已「五出五歸，身行半天下」了。四十八歲庚戌，遊岳麓山。四十九辛亥，「侍湘綺師長沙」，又「往侍譚氏三兄弟，迎居荷苑池上，爲先人寫真。」

五十二至六十一行戊午運。齊之四柱本不透官，時支雖藏正官，亦藏傷官，生既無力，所以行財運便會破印，戊癸一合，又合偏印，既破且合，合去生身喜神，所以丁巳年鄉亂逃竄平津，戊午年更糟，又合又沖，勢爲拉鋸。所以「白石詩草自敘」中有這樣的語：

「越明年戊午，民亂尤熾，四野煙氣……有威人居紫荆山下，地甚僻，茅屋數間，幸與分居……猶恐人知。遂吞聲草莽之中，夜宿露草之上，朝餐蒼松之陰，時值炎熱（墨人註：更與「午」符合），赤膚汗流，綠蠅蒼蠅共食，野狐穴鼠爲鄰，只是一年，骨與枯柴同瘦，所有勝於枯柴者

，尚多兩目，驚怖四顧，目睛空然而能動也。」由以上這段文字看來，證明戊運五年，是他最不喜的運程，尤以五十六歲戊午年爲最，天干合，地支沖，如非身強，有天乙貴人，性命難保。

五十七歲己未年進入午運，便大不相同。「午」是他的文昌、長生、桃花、紅豔，子午又沖，所以他又到北平。己未年偏才重疊，除寶畫刻印外，九月間並納小他四十歲的胡寶珠女士爲姬人，此即桃花紅豔出現，文昌天乙逢沖的緣故。齊氏之命造，「戊」運之「戊午」年，「午」運之「己未」，奇驗無比，如太空人之登陸月球，不偏不差。這年並還家省親。五十八歲庚申年，又回北平。五十九歲辛酉秋返鄉，旋即回平。六十歲壬戌，仍往返湘潭北平。六十一歲癸亥，在北平。他的好友陳師曾死於南京，他曾題詩哭之。陳師曾也是他的貴人，是丁巳那年在北平認識的，他的畫之能揚名國際也是由於陳師曾的關係，陳將他的畫帶到日本展覽，日人出重金購買，並攝成影片，在東京藝術學院放映，另外他的作品選運入巴黎藝術展覽會。這都是月支天乙與運中文昌的關係。

### 度過火坑老尚風流

六十二至七十一行丁巳運。財源茂盛。本來他的叔財重，行食神運正好。但是六十三歲乙丑年與日柱爲伏吟，伏吟年月較輕，時日爲重，所以非病不可。據他自記：「二月二十九日，余大病……人事不知者七日夜，痛苦不堪言狀……」

半月之後，始能起坐，猶未死。……六十三歲之火坑即此過去也。——他把這一年視作「火坑」，可見其嚴重。這一年若與戊午、己未一比，絲毫不差，如響斯應。

七十二至八十一歲行丙辰運。丙為傷官、辰坐大耗，但他四柱不透正官，不怕傷，反可生財。長沙舒胎上算他七十五歲辰戌沖，那是四柱排錯了，所以七十五歲丁丑這年他用瞞天過海手法，自加兩歲，改為七十七，其實這是多此一改。在七十五歲之前，他的生命有兩道關口，那就是「戊」運的「戊午」年和六十三歲的「乙丑」年，已如上述。由於舒胎上的四柱有誤，所以不準，七十五歲丁丑歲本身安然無事。一般人之疑命為迷信不可靠者與此類誤排誤算亦有關係。如果時間空間校正精確，凡重大事件，決無差誤，小事細推，亦不致偏失。江湖算命草率從事，加上不知命學是依據宇宙發展形成的自然法則演繹而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是真知，所以有時不免「亂蓋」，「亂蓋」之下，科學的命學自然蒙冤，正如糊塗外科醫生開刀，把剪刀留在腹內，把傷口縫了起來，怎麼不出毛病？但是我們不應該否定外科醫學呢？我想答案一定是不能因噎廢食。丁丑年對於齊白石的生理健康沒有影響，但是對他的財運卻有關係，因為日本軍閥就在這年七月七日發動盧溝橋事變，揭開我全面抗日序幕。齊白石身陷淪陷區，閉門不出，不與日人及漢奸交遊。所以辰運五年期間，賣畫生涯大不如前，坐吃老本，加上「繼室」胡寶珠女士去世，豈非「大耗」？

八十三至九十一行乙卯運，身強得祿，身體老而彌堅，所以這年九月，他又需要夏文殊女士來當「看護」了。但乙為比肩，雖可幫身，亦能分財，加上八十二歲甲寅年、八十三歲乙酉年，天干又是劫財比肩，財運仍然不好。幸好乙酉秋日軍投降，抗戰勝利，因此次年丙戌他的運氣就好了。抗戰八年，國人十分艱苦，齊白石個人財運也不佳，豈非數也？

八十四歲丙戌年，齊白石也時來運轉，這年十月，他遊南京、上海，並在兩地開畫展，聲名大噪，加上張道藩鄭重拜師，黨國名流顯要除蔣中正先生未參加外，吳稚暉、張溥泉、于右任、陳果夫、溥心畲並陪他坐在禮堂中央，陳立夫、馬超俊、谷正綱、羅家倫、余井塘、梁寒操、劉文島、傅斯年……等一百多人都來觀禮。一個木匠出身的畫家，收了一個留學法、英，專攻美術的特任官弟子，這是何等風光？三十八年大陸變色後，毛酋澤東和文丑郭沫若還親自登門拜訪，請他當「人代」，他拒絕了。這都是乙卯大運臨官的緣故。

九十二歲甲午年進入甲寅大運，甲為劫財運，加上四十六年丁酉，他九十五歲。「乙」絕於「酉」，他死於這年陽曆十月十六日，依節氣算，正是陰曆閏八月，還是酉月，也就是死於酉年酉月，乙木不勝酉金重剋，人到衰年，生命力至弱，必死無疑。

科學重印證，能經得起考驗印證的就是科學。齊白石的個案研判印證如上。他的年譜是胡適先生訂的，易恕致先生增補的，不是我編撰的，

這點必須說明。中國文化基於科學思想，科學精神。惜乎兩千年來，歷代偏重人文，忽視乃至歧視科技，因而有「五四」以後的西化論，一切都向西方學，彷彿中國文化一無是處。

要想復興中國文化，只恢復人文主義是不夠的。人類行為規範是因時因地而異的，甲以為是，乙以為非，不能成爲人類共同法則。只有宇宙自然法則，人類無法改變。任何狂人都可以叱咤一世，馳在同類頭上，但他不能命令太陽、地球不轉，而這些狂人就在太陽地球的轉動之間，很快消滅。這就是宇宙自然法則。所以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只要我們了解宇宙自然法則，順其道而行，順其道而發展我們的人文主義，發展統合天地人而爲一的和諧協調的中國文化，那就可大可久了。

## 浩然集

喬家才著

本全集共收集喬家才將軍精心傑作「鐵血精忠傳」。「戴笠和他的同志」。「關山煙塵記」。「海隅叢談」。「爲歷史作證」五巨冊合訂爲「浩然集」一部定價台幣壹仟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